

大眾文藝小叢書



(獨幕話劇)
王長林 著

比有兒子還強

東北新華書店編印

比有兒子還強

王長林著

東北新華書店編印

比有兒子還強

1949.7.初版

著者 王 長 林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廠

總店：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營口 內蒙

瀋. 5,000

比有兒子還強

王長林

（獨幕話劇）

人物：高大爺 六十歲，鐵路機務段老工友（老實人）。

高大娘 五十八歲，高大爺老伴。

張老大 四十歲，機務段工友（堅強樸實）。

張文福 二十一歲，機務段青年工友（活潑）。

幕啓（屋裏有炕，有桌子，高大娘在炕上縫軍衣扣子，

高大爺垂頭喪氣走進屋）。

高大爺：一天到晚就是哼哼，真『個蠅』人！（把鐵鉗子，

斧子往桌一扔）

高大娘：你又怎的啦？進屋就拉個臉，鼻子眼睛就不是你啦
（放下縫扣子的單軍衣下地）。

高大爺：你摸不着根底，就少滴咕。（拿出小煙袋）

高大娘：今個怎回來這麼早？

高大爺：回來早？早回來還不好？我這大老頭子沒幾年幹頭
啦，眼看土埋到脖子，臨死連個打『靈頭幡』的都沒有：
……（坐在炕沿上）

高大娘：你這幾天也不怎的啦！回來就是不三不四的話，就順口開河，說那些有啥用處？

高大爺：共產黨這一來，我啥都挺舒心，有吃的有穿的。我一看這白鬍子我就不高興，你看看咱倆多大歲數啦，我到六十歲的人啦，你今年都五十八啦！

高大娘：你就不會說點別的，嘮這傷心喀幹啥？咱們小拴柱還有指望哪。（理着綫，不耐煩）

高大爺：小拴柱！小拴柱是別人家肚裏爬出來的孩子，人家不能養咱老。

高大娘：管到怎的，他是乾兒子，還比別人強。

高大爺：強啥，乾兒子就是那麼回事唄，你有錢，人家把你

看到眼，我要沒錢，人家就下眼瞧啦，人家常說：『乾親進門，不是要錢，就是要人』。

高大娘：咱倆應當好好待他，後首不會差的，再說小拴柱那孩子也挺好。

高大爺：好是好，是人家養的，（老頭站起）剛纔我從站上回來，我還到員工子弟學校去了一趟，我一看小拴柱和他爸爸嘮的挺歡，等我一到那『立刻亮』就不使勁嘮了，我那陣『熱濕呼嚕』的，沒等我說話，小拴柱就大聲說了一句扎心話。（愁樣，又坐下）

高大娘：（疑心的問）小拴柱說啥扎心話？

高大爺：小拴柱說我又有個兒子。

高大娘：（奇怪）什麼？又有個兒子？是誰？

高大爺：是誰？小拴柱說：也不什麼『勞保』？

高大娘：『勞保』！『勞保』是誰家的孩子？

高大爺：當時我也不知是誰家的孩子，後首小拴柱又說什麼

『勞動保險』，我一聽也不是什麼兒子，我就不太高興，

人家親爺倆笑呵呵的嘮，我一尋思，啥都是白撓毛。（站

起磕撻磕撻小烟袋）

高大娘：那個『勞動保險』不是個兒子，那是個啥？

高大爺：那不是好『玩藝兒』，我昨個在站上還聽站長講，

我也沒希得聽，就回來啦。

高大娘：那到底是個啥呀？

高大爺：啥也不是，日本子那前也有這個『玩藝兒』，就是叫你拿點稅，捐兩個錢。

高大娘：不對吧，那為啥小拴柱說是兒子？不是你聽錯啦？『勞保』和你說的不對頭，八成是你聽錯啦。

高大爺：我沒聽錯。前個站上人也說過，聽我告訴你，就是把掙的工資扣下點，官家說的挺好，給治病，給啥的，完啦都得自個拿錢。

高大娘：如今晚是民主國家，不能有吧，你還是聽錯啦，不節，你去打聽打聽。

高大爺：人家趕不上你！打聽啥？禿子頭上的蟲子，不是明擺嗎？和從前一樣。

高大娘：我說咱們如今是民主國家，和過去不同啦，一天有吃的有穿的，那和從前一樣呢？

高大爺：那我比你還明白，共產黨來啦我翻身我還不知道，我說的是『勞動保險』和從前一樣，我也沒說別的。

高大娘：別嘮啦，收拾吃飯吧！（老太太說完，就聽見張老大大的笑聲。）

張老大：（大聲進屋）老大哥老大嫂，我給你們報喜來啦！

高大娘：看你楞頭楞腦的啥喜事啊？

張老大：老大嫂你還裝糊塗呢？這回你又得個大兒子，老了也不用駭怕，這回有養老的啦！（坐在炕上）

高大娘：到底啥樣大兒子？你大哥回來也沒說個頭腦。（放

下單軍衣

高大爺：（不高興）就是纔剛我說那個。

高大娘：你說的不對頭，人家大兄弟說是個兒子，大兄弟你說。（撞張，張莫明其妙。）

張老大：老大嫂，從前我也沒少愁過，看我跑腿一個，從十五歲就從南闖到北，闖了好幾十年，闖到今個可有頭了。我今個比那前都樂。昨個站長同咱們大夥講，現在政府照顧咱們工人的福利，給咱們辦『勞動保險』。為後咱們開個天災病業的，政府有醫院給治，趕到老啦，官家給『發送』，這個『勞保』可好啦！

高大娘：鬧了半天，我纔開竅，還是這麼一個兒子，我當誰

要認我乾媽呢！要是這樣可真不錯。

高大爺：我經過好幾回『勞動保險』，就像日本子那前，我也做工，也講什麼『勞動者保險』，也說治病治災的，趕到你要真有病，還得自個拿錢，要我看這『玩藝兒』，連搭本帶賠利。

張老大：老大哥你說這可不對，咱們如今晚可不像日本子那前的事。

高大爺：我啥都明白，我說的是『勞動保險』和從前一樣。

張老大：那也不一樣，聽我說……

高大爺：（急搶過說）怎不一樣，如今晚叫『勞動保險』四個字，日本子那前叫『勞動者保險』，就多了一個字，上

那會不一樣呢？

張老大：老大哥你說這個我可不贊成，現在我給你做個比方，咱倆都是工人吧？

高大爺：對，咱倆都是工人，都做三十來年啦。

張老大：從前的工人吃不上穿不上，挨冷受餓挨打受罵，連人家有錢人一條狗都不如，可咱們如今晚有吃有穿，屋裏暖暖的，吃的飽飽的，學識字，學唱歌，有活大家幹，有事大家合計，如今是主人啦，你說一樣不一樣？

高大爺：這大大不一樣，這些我都明白。誰給我的好處，我還能忘嗎？我就說『勞動保險』。

張老大：老大哥你糊塗啦，你知道咱們過去和現在不一樣，

那如今晚的『勞動保險』和從前也就大大不一樣。

高大娘：你大哥心眼可笨啦，不離一點小事就劃不開竅，如今民主國家和從前不能一碼事。

高大爺：我也明白，你說吧，這前我啥都舒心，够吃够穿，住的是官房；幹活也舒心，白天沒事還學唱歌；我過去一個字不識，光看人家白紙畫黑道，如今我也『半拉克及』的認了不少字。這些好處都是共產黨給我的，我到那陣也不能忘。再說，鐵路是國家的，也就是咱們大夥的，政府還高看我，那些日子我幹的可有勁啦，加班加點我打頭幹，建設咱們自己的鐵路、火車，別人都說我人老心可不老，像小伙子一樣的幹，——可是我一聽這話，我心就『克登』

一下，一看我這白鬍子我就傷心。老啦誰養活我，還能幹幾天？一想起後首我就不高興。前個又聽說『勞保』，又說什麼兒子的，我一想那有個兒子？有了『勞動保險』我尋思又該拿花銷啦。（高大娘一邊縫軍衣一邊聽着）

張老大：老大哥你想錯啦，民主政府啥事都給咱們工人想的周周到到的，『勞動保險』和從前日本子說的完全是兩碼事，咱們的『勞動保險』是政府拿錢，完全為咱們謀福利。

高大爺：不是從咱工錢扣嗎？

張老大：不是那麼回事。現在人民政府和咱們的工會，完全給工人打算，還能叫咱們工人拿錢？！完全是政府拿錢，不像從前日本子國民黨他們那幫傢伙，淨『卡』工人的油水。

那陣的『勞動保險』是保有錢人的險，如今晚是保咱工人的險，老大哥！（拍着老高的肩頭）

高大娘：這可好啦，咱們老倆口子也有指望啦，我就說你笨，遇着事就劃不開竅。要不叫老張大兄弟這一說，你還劃不開竅。

高大爺：可不是怎的，我腦袋真笨。（用手打着腦袋又說）我以前尋思扣工錢呢！我真沒劃開竅（又打頭）（這時張文福在外邊唱着『鐵路工人歌』）

張老大：這是誰唱的？挺好聽呢？（三人聽着）

張文福：（在窗外唱）穿過山洞，穿過鐵橋，不分黑夜和白天。越鋪越長，越鋪越遠，千山萬水沒阻攔，槍砲人馬，

糧食被服，海水一樣的送到前綫，前方後方，聯成一片，綠燈時時報平安……咳咳……路程在我們面前縮短，我們決不錯過時間，不管冷熱，不論早晚，火車頭吼叫着，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衝向前。

高大爺：唱的太好啦。（拍着手）
張老大

高大爺：這是誰唱的？

張老大：八成是『小樂天』張文福唱的。

高大爺：把他叫來咱們嘮嘮。

張老大：對！張文福！張文福……（出門外叫着）

張文福：（在門外）幹啥呀！張大叔？（腳步聲）